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南部新書 第六卷 南部新書己

韋丹任洪州，值毛鶴叛，造葵藜棒一千具，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蝟毛，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。其棒疾成易具，用亦與刀劍不殊。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：「弟子吃酒肉即是，不吃即是？」師云：「若吃是中丞祿，不吃是中丞福。」

御史中丞，長慶中，行李導從，不過半坊。後遠至兩坊，謂之籠街喝道。及李虞仲與溫造相爭，始敕下應合導從官，行李傳呼，不得過三百步。

崔群在翰苑，為憲皇獎遇最深。有宣云：「今後學士進狀，並取崔群連署，方得進來。」

武翊皇以三頭，冠絕一代，後惑婢薛荔，苦其塚婦盧氏，雖李紳以同年為護，而眾論不容，終至流竄。狀頭、宏詞頭、敕頭，是謂「三頭」。

張不疑登科後，江西李疑。東川李回。淮南李融。交辟，而不疑就淮南之命。到府未幾卒，卒時有怪。在《靈怪集》。

裴紳始名誕，日者告曰：「君名紳，即伸矣。」果如其言。

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，依龜行路築之。李德裕鎮西川，聞龜殼猶在軍資庫，判官於文遇言：「比常在庫中，元和初，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為腰帶胯具。」

開元十九年冬，駕東巡至陝，以廳為殿，郭門皆屬城門局。薛王車半夜發，及郭，西門不開，掌門者云：「鑰匙進內。」家僕不之信，乃壞鎖徹關而入。比明日，有司以聞，上以金吾警夜不謹，將軍段崇簡授代州督，壞鎖奴杖殺之。

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：安邑，李吉甫也；靖安，李宗閔也；驛坊，韋澳也；樂和，李景讓也；靖恭，修行，二楊也；皆放此。

省中語曰：「後行祠、屯，不博中行都、門；中行刑、戶，不博前行駕、庫。」

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。蛇珠者，蛇所吐爾，唯胡人辨之。

薛偉化魚，魂遊爾。唯李徵化虎，身為之。吁，可悲也！婦女化蛇，然亦有之。

王彥威鎮汴之二年，夏旱。時袁王傅李□過汴，因宴，王以旱為言。李醉曰：「可求蛇醫四頭，十石甕二，每甕以水浮二蛇醫，覆以木蓋，密泥之，分置於闊處。甕前設香席，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，令執小青竹，晝夜更互擊其甕，不得少輟。」王如其言試之，一日兩度雨，大注數百里。舊說，龍與蛇師為親家。咸平中，今秘書楊監億任正言，知處州，上祈兩法，亦此類也。

石甕寺者，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。有泉激而似甕形，因是名谷，以谷名寺。

開元十四年，御史大夫程行誼卒，贈尚書右丞相。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，論者以為世傳此闕非穩，故有斯贈以當之。

永貞二年三月，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。初入漿甕水盡，入井飲之。後子良擒李雍，拜金吾，尋歷方鎮。

伊闕縣前大溪，每僚佐有人台者，即先漲小灘。奇章公為尉，忽報灘出，邑宰列筵觀之。老吏曰：「此必分司御史爾。若是西台，當有□雙立於上，即是西台。」牛公舉杯自祝。俄有□飛下，不旬日有西台之拜。

李德裕少時，有人倫鑿者，謂曰：「公主忌白馬。」凡親戚之間，皆不畜之。至崖州之命，則白敏中在中書，以公議排之。馬植按淮南獄。

潘孟陽，炎之子也。其母劉夫人，晏之女。初為戶部侍郎，夫人憂曰：「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也。」戶部解喻再三。乃曰：「不然，試會爾列，吾觀之。」因遍招深熟者，客至，夫人視之，喜曰：「皆爾儔也，不足憂矣。向未坐慘綠少年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補闕杜黃裳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人全別，必是有名卿相。」

中土人尚札翰，多為院體者。貞元年中，翰林學士吳通微常攻行草，然體近吏。故院中胥吏多所倣效，其書大行於世，故遺法迄今不泯，其鄙拙則又甚矣。

李紓侍郎嘗放舉人，命筆吏勒書紙榜，未及名。首書貢院字，吏得疾暴卒。禮部令吏王□者，亦善書，李侍郎召令終其事。適值□被酒已醉，昏夜之中，半酣揮染，筆不加墨。迨明懸榜，方始覺寤，修改不及。粲然一榜之中，字有兩體，濃澹相間，返致其妍。自後書榜，因模法之，遂為故事。今因用氈墨澹書，亦奇麗耳。

福昌宮，隋置，開元末重修。其中什物畢備，駕幸供頓，以百餘甕貯水，駕將起，所宿內人盡傾出水，以空甕兩兩相比，數人共推一甕，初且搖之，然後齊呼扣擊，謂之「鬥甕」，以為笑樂。又宮人濃注口，以口印幕竿上。發後，好事者乃斂唇正口，印而取之。

開元初，鹿苑寺僧法蘭者，多言微旨，往往有效。縣令劉昌源送客，詣其房。蘭曰：「長官留下腰帶麻鞋著。」未幾，劉丁內艱。

太和中，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為行中書。蓋朋黨聚議於此爾。

丞郎已上詞頭，下至兩省闕下吏，謂之「大除改」。今南人之諺，謂小末之事，曰：「你大除改也。」

程執恭在易定，野中蟻樓，高三尺餘。

長安市裡風俗，每至元日已後，遞餘食相邀，號為「傳座」。

李詹，大中七年崔瑤下進士。與狄慎思皆好為酷，以灰水飲驢，蕩其腸胃，然後圍之以火，翻以酒調五味飲之。未幾與膳夫皆暴卒，慎思亦然。

志閒和尚，館陶人，早參臨濟，晚住灌溪。乾寧二年夏，忽問侍者曰：「坐死者誰？」曰：「僧伽。」「立死者誰？」曰：「僧會。」乃行七步，垂手而逝。後鄧隱峰倒立而化。

波斯舶船多養鴿，鴿飛千里，輒放一隻至家，以為平安信。

劉軻為僧時，因葬遺骸，乃夢一書生來謝，持三雞子勸食之，軻嚼一而吞二者。後乃精儒學，策名。任史官時，韓愈欲為一文贊焉，而會愈貶，文乃不就。

孟寧，長慶三年，王起放及第，至中書，為時相所退。其年，太和公主和戎。至會昌三年，起至左揆，再知貢。寧以龍鍾就試而成名。是歲，石雄入塞，公主自西蕃還京。

咸通末，鄭渾之為蘇州督郵，譚銖為齋院官，鍾福為院巡，俱廣文。時湖州牧李超、趙蒙相次，俱狀元。二郡境土相接，時為語曰：「湖接兩頭，蘇聯三尾。」

國初進士，尚質有餘而文不足。至於名以定體，若紀子劫仞支千尋常無求吳楚江潮閩梅之類，頗尚俳優，反謂其姓氏亦黑髻黑肩之餘。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。

范陽盧氏，自紹元元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，凡九十二年，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，而字皆連於子。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，唯景雲二年，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，後莫有之。韋保衡頗訝之。咸通十三年，韋在相，時盧莊為閣長，決付春闈，莊七月卒。及盧攜在中書，深恥之。廣明元年，乃追陝州盧渥入典貢帖經。後巢賊犯關，天子幸蜀，昭度於蜀代之矣。

高燕公在秦州，岐陽節度使杜□公遞囚於界，□公牒轉云：「當州縣名成紀，郡列隴西，是皇家得姓之邦，非鳳翔流囚之所。」公移書謝之，自是燕公聲價始振。

開元中，有師夜光，善視鬼，唯不見張果。蘇粹員外頗達禪理，自號「本禪和」。

崔群，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。群，元和十年典貢，放三十人，而黜陸簡禮。時群夫人李氏謂之曰：「君子弟成長，合置莊園乎？」對曰：「今年已置三十所矣。」夫人曰：「陸氏門生知禮部，陸氏子無一得事者，是陸氏一莊荒矣。」群無以對。

韓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鍾山，因服附子硫黃過數，九竅百毛孔皆出血，唯存皮骨。小斂莫及，但以血褥舉骨就棺而已。吁，可駭也！

僖皇朝，左拾遺孟昭圖在蜀，上疏極諫，為田令孜之所矯詔，沉蜀江。裴相徹有詩弔之曰：「一章何罪死何名，投水唯君與屈平。從此蜀江煙月夜，杜鵑應作兩般聲。」

貞元初，度支使杜佑讓錢穀之務，引李巽自代。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，漸權百司之職，廣署吏員，繁而難理。佑奏營繕歸之將作，木炭歸之司農，染練歸之少府，綱條頗整，公議多之。

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，州牧於公問疾次。居士謂之曰：「但願空諸所有，慎勿實諸所無。好住世間，皆如影響。」言訖，枕公膝而化。

楊盈川，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，時年方十一。上元三年制舉，始補校書郎，尤最深於宣夜之學，故作《老人星賦》，尤佳。

會昌葬端陵，蔡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。京自云：「御史府有大夫、中丞雜事者，台綱也。侍御史有外彈、四推、太倉、左藏庫、左右巡，皆負重事也。況不常備，有兼領者。監察使有祠祭使、館驛使，與六察已八矣。分務東都台，又常一二巡囚，監決案覆，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監察。況不常備亦有兼領事者。」故御史不聞攝他官，攝他官自端陵始也。

崔佑甫相國，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。時安祿山犯關，軍亂，不顧家財，惟負私廟神主奔遁。皆事親之高節也。

天寶末，韋斌謫守蕪春。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，中夜同宴，屢聞音，韋流涕而歎。泌曰：「此鳥之聲，人以為惡，以好音聽之，則無足悲矣。」請飲酒，不聞音者，浮以大白。坐客皆企其聲，終夕不厭。

聖歷二年，敕二十四司各置印。

貞觀中，尚藥奏求杜若，敕下度支。有省郎以謝朓詩云：「芳州彩杜若」，乃委坊州貢之。本州曹官判云：「坊州不出杜若，應由讀謝朓詩誤。郎官作如此判事，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？」太宗聞之大笑，改授雍州司法。

李適之人仕，不歷丞簿，便為別駕。不歷兩畿官，便為京兆尹。不歷御史及丞，便為大夫。不歷兩省給舍，便為宰相。不歷刺史，便為節度使。然不得其死。

天寶七載，以給事楊利充九成宮使，凡宮使自此始也。五坊使者，雕、鶻、鷹、鷂、狗，謂之五坊使。

大曆十四年六月，敕御史中丞董晉、中書舍人薛播、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，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，充使院，並西朝堂置幕屋，收詞訟。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，後不常置。有大獄，即命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卿充，謂之大三司使。次又以刑部員外郎、御史、大理寺官為之，以決疑獄，謂之小三司使。皆事畢日罷。

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塚，題云：「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。」有達官見而怪之曰：「春明門題額趁方，從加『之』字。只如此塚，幸直行書止，但合題蕭望墓，何必加『之』字。」

魏伶為西市丞，養一赤嘴鳥，每於人眾中乞錢。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，日收數百，時人號為「魏丞鳥」。

會昌末，頗好神仙。有道士趙歸真，出入禁中，自言數百歲，上敬之如神。與道士劉玄靜，力排釋氏。武宗既惑其說，終行沙汰之事。及宣宗即位，流歸真於南海，玄靜戮於市。

白傅，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諡。上曰：「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。」卒不賜諡。從父弟敏中在相位，奏立神道碑，文即李義山之詞也。

李揆，乾元中為禮部侍郎。嘗一日，堂前見一蝦蟆俯於地，高數尺。以巨缶覆之，明日啟之，亡矣。數日後入相也。

殷僧辨、周僧達，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。

李太尉之在崖州也，郡有北亭子，謂之「望闕亭」。太尉每登臨，未嘗不北睇悲咽。有詩曰：「獨上江亭望帝京，鳥飛猶是半年程。青山也恐人歸去，百匝千遭繞郡城。」今傳太尉崖州之詩，皆仇家所作，只此一首親作也。昔崖州，今瓊州是也。

武德中，天下始作《秦王破陣樂曲》，以歌舞文皇之功業。貞觀初，文皇重制《破陣樂圖》，詔魏徵、虞世南等為詞，因名《七德舞》。白龍朔已後，詔郊廟享宴必先奏之。

大中四年冬，令狐自戶部侍郎加兵部入相。宰執同列，白敏中、崔龜從，鉉以新加兵部，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。故事，送上必先集少府監。是日諸相以敏中、龜從曾為太常博士，遂改集賢院。因命柳公權記之，龜從為詞。

杜琮目為禿角犀。琮凡蒞藩鎮，不省刑獄。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牘不斷，而將裹漆器歸京，人於斂門拾得。

《弄參軍》者，天寶末，蕃將阿布思伏法，其妻配掖庭，善為優，因隸樂工，遂令為此戲。

元魯山山居阻水，食絕而終。

稷山驛吏王全，作吏五十六年，人稱有道術。往來多贈篇什，故李義山贈詩云：「過客不勞詢甲子，唯書亥字與時人。」也。

鄭顯嘗夢中得句云：「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。」續成長韻，此一聯《杜甫集》中詩。

羅隱、鄴、虬共在場屋，謂之「三羅」。

韓建在華下，成汭在荊門，舊姓郭。皆有理聲，朝廷謂之北韓南郭。

杜公飲食洪博，既飽即寢。人有諫非攝生之理，公曰：「君不見布袋盛米，放倒即慢。」道吾和尚上堂，戴蓮花笠，披執簡，擊鼓吹笛，口稱「魯三郎」矣。

永寧李相蔚在淮海，暇日攜酒樂訪節判韋公昭度，公不在。及奔歸，未中途，已聞相國舉酒縱樂。公曰：「是無我也。」乃回騎出館，相國命從事連往留截，仍移席於戟門以候。及回，相國舞楊柳枝引公入，以代負荊。

大和七年八月，敕每年試帖經官，以國子監學官充，禮部不得別更奏請。其宏文、崇文兩館生齋郎，並依令式試經畢，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。

驪山華清宮，毀廢已久，今所存者唯繚垣耳。天寶所植松柏，遍滿岩谷，望之鬱然，雖屢經兵寇，而不被斲伐。朝元閣在山嶺之上，基最為嶄絕，柱礎尚有存者。山腹即長生殿，殿東西盤石道，自山麓而上，道側有飲酒亭子。明皇吹笛樓、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。繚垣之內，湯泉凡八九所。有御湯，周環數丈，悉砌以白石，瑩徹如玉，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，千名萬品，不可殫記。四面石座，皆級而上。中有雙白石甕，腹異口，甕中湧出，盤注白蓮之上。御湯西北角，則妃子湯，面稍狹。湯側紅白石盆四，所刻作菡萏之狀，陷於白石面，餘湯灑迤相屬而下，鑿石作暗渠走水。西北數十步，復立一石表，水自石表湧出，灌注一石盆中。此亦後置也。

魏徵疾亟，文皇夢與徵別，既寤流涕。是夕徵卒，故御制碑文云：「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，朕今失賢臣於覺後。」

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，周朝古寺。見有塔基，相傳云是育王本塔。才有災禍，多來求救。又洛都塔者，在城西一里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。古基俗傳為阿育王舍利塔，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。

永徽之理，有貞觀之遺風，制一戎衣大定樂曲。至永隆元年，太常丞李嗣真善審音律，能知興衰。云：「近者樂府有堂堂之曲，再言之者，唐祚再興之兆也。」後《霓裳羽衣》之曲，起於開元，盛於天寶之間。此時始廢泗濱磬，用華原石代之。至天寶十三載，始詔遣調法曲與胡部雜聲，識者深異之。明年果有祿山之亂。

益州福感寺塔者，在州郭下城西，本名大石。相傳云：「是鬼神奉旨王教西山取大石為塔基，舍利在其中，故大石也。」隋蜀王秀作鎮井絡，聞之，令人掘鑿，全是一石。尋縫至泉，不見其際。風雨暴至，人有於傍鑿取一片將去，乃是醫玉。問於識寶商

者，云：「此真醫玉，世中希有。」隋初有詵律師，見此古蹟，於上起九級木浮圖。貞觀年初，地內大震動，此塔搖□，將欲摧倒。於時郭下無數人來，忽見四神，形如塔量，各以背抵塔之四面，乍倚乍傾，卒以免壞。

平時開遠門外立塚，雲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，以示戒人不為萬里之行。

天寶末，康居國獻胡旋女，蓋左旋右轉之舞也。

雲南有萬人塚者，鮮於仲通、李宓等覆軍之地。

長安夏中，或天牛蟲出籬壁間，必雨。天牛蟲即黑甲蟲也，段成式七度驗之，皆應。

開元初，突厥寇邊。時天武軍將子郝靈筌出使回，引回紇部落，斬突厥黠夷，獻首於闕下，自謂有不世之功。時宋璟為相，以天子少好武，恐徼功者生心，痛抑其賞。逾年始受中郎將，靈筌遂嘔血而死。

釋提桓因者，忉利天王之號也，即「帝釋」二字。華梵雙彰，帝是華言，即王主義；釋乃梵字，此字譯雲能。今言釋提桓因者，梵呼訛略，具正合雲釋迦婆因達羅，此雲能天主。餘如智度論釋。